

夢想

雨，永無止盡的落下。

如果是電影裡那種充滿詩意的畫面，那是否還可以期待一場浪漫的邂逅？

然而，現況甚至與幻想中的文青梅雨時節背道而馳。這雨令人發冷、發臭。黏膩陰濕的空氣，彷彿整個世界發霉腐爛了一樣。

味道甚至比我工作地點印表機的墨水還噁心。

我躲在天橋下，沒傘，沒車，甚至連菸都點不起來。打火機一遍遍的按下，卻只見到些微火星稍縱即逝。四周空蕩蕩的，就跟我的的人生一樣。

火星傳達的紅色真美呀，只可惜現在顏料都賣得好貴，我買不起，無法用畫筆記錄這瞬間的璀璨。

我不想回家，家裡空蕩蕩的，不到十坪的雅房，擁擠的讓人愈發崩潰；牆壁又薄的像是只有一張紙，連隔壁情侶的吵架聲都可以聽的一清二楚。我不想回家。

我走出天橋，任雨點不斷砸在身上，好冰，好舒服呀。

然而，有那麼一瞬間，我感覺到突然的暈眩，接著是全身脫力，無法控制的向前摔去，硬生生的撞在柏油路面上。

霎時間全數路燈突然熄滅，轉瞬後又恢復正常。

「嗯…？」

我眨了眨眼，難道是我眼花了嗎？

為了再次確認，我吃力地撐起身體，撿起掉落地上的手機。說時遲那時快，碰到手機的瞬間，手機螢幕突然亮起了。

心裡出現的是期待以及喜悅，心裡浮現的，是前女友那輪廓已經模糊的臉孔，以及跟他相處的點滴。會不會，她回心轉意了？

但是，畫面就只是亮著，整個螢幕都是白色的。難道是碰到雨水壞掉了嗎？我的心又再度冷卻了下來。

「伊—」

然而與此同時，手機竄出高頻尖銳卻單調的聲音，使我不禁戰慄。隨著這個單音，螢幕中間，迸發出了細小裂痕。

「什麼？」

我愣住了。

接著，裂痕持續成長，擴大、擴大、擴大，直到螢幕邊緣。

雖然到達了邊緣，裂痕卻並未停止，像是撕裂了空間一樣，往外擴散。我下意識本能的狂按電源鍵，或許關閉螢幕會停止這一切。

怎麼操作都無法影響這擴大的裂痕，手不由自主的鬆開，手機墜落在地面上。

裂縫就在我伸手可及的範圍持續擴大。

「可惡！動不了！」

我沒有逃跑，因為雙腳不聽使喚。

就在那一刻，可能只有一秒鐘，可能更短，裂痕瞬間的撐開，吞噬了世界的一切，卻又瞬間消失，帶走了所有的電力，所有的路燈熄滅，世界變成灰白一片。

因為時間短暫，我思緒完全跟不上現況。世界彷彿死機了一般，只剩下雨聲在周圍不斷響起，卻沒有任何雨點落下。

「嘶！哈！」

我感覺我無法吸入空氣，空氣變得厚重，我嘗試大口吸氣，卻彷彿吸入了廢鐵，像是拿早已鏽跡斑斑的利刃劃過氣管。

周圍的一切，除了光源以外毫無二致。但這個違和感究竟是什麼？

我坐了起來，坐在柏油路上。柏油路？我立刻向下看，映入眼簾的，依舊是那條再平凡不過的道路。那為什麼，彷彿我身處在液體上，甚至在緩慢下沉？

我大力的想要把早已沒入一半的手臂抽離，然而，因為身體無施力點，反而導致身體更加的陷入。

終於，我全身都沒入了地面，我放棄般閉上眼睛。

究竟，為什麼所有的事情，都要來刁難我？

「嗯…？」

為什麼，我還呼吸得了啊？

湧入腦中的，沒有任何救贖感，更多的卻是疑問以及恐懼。

明明確定必死無疑，明明已經接受現實，現在的狀況，是要帶我去哪裡？

柏油黏膩的觸感讓人好不愉快，熱熱軟軟的，使我不禁反胃。

漸漸地，我感覺到，周圍的液體，隨著我下沉從濃稠的，開始變得越來越澄清，越來越稀薄。

不知道經過了多長時間，空間完全從原本的沼澤變成虛空，我開始快速下墜。

我無法控制身體方向，頭上腳下的落下，眼前赫然出現的，是一面廣闊的平面，隨著我墜落速度加快，我的心臟也無法控制的大力撞擊胸口。

完了，要觸地了。我閉上眼睛，迎接這無可避免的撞擊。

觸地的瞬間，我意識抽離。

「滴滴滴滴 - 」

「....」

「滴滴滴滴 - - 」

煩死了，我還沒睡夠，這怎麼就又要早上了？我更大力地閉眼，想要讓自己再次睡著，嘈雜的鬧鈴聲，以及不知為何，劇烈跳動的心臟擾亂著我的思緒。

我翻過身，想把頭埋進枕頭裡。

「碰！」

但是，我卻撞上了一個硬梆梆的平面，而劇烈的疼痛隨即從鼻子傳來。難道是昨天加班太晚不小心躺在公司地板睡著了嗎？

「滴滴滴滴 - - 」

我撐起身想要找尋手機，卻怎麼也找不到。

「唔！」

眼前出現的景象，使我更清楚的感受到我的心跳聲。距離遙遠的高空上，懸掛著…像是支配著這個世界一樣，發出刺眼強光的…竟然，是早些時間還在我口袋的那支，智慧型手機…。

「滴滴滴滴 - - 」

找到了聲音的源頭，我霎時想起，之前發生的那一切不尋常事件。

我摀住耳朵，希望能擋住這震耳欲聾的噪音。

我到底身處什麼地方，連我自己也無法清楚描述，我只知道，所有遇到的一切，是貨真價實的發生，而鬧鈴聲依舊未停下。

我站了起來，失去意識前那墜落的片段頃刻間在我腦中盡數復甦，我慌忙地摸遍全身，想檢查雙腳骨頭有沒有斷裂、腳踝是否扭傷、確認身體是否依然健在。然而，我不只軀幹的部分完好如初，甚至連輕微擦傷都沒有。

我放眼四周，身處的地點瀰漫著濃濃霧氣，為了看的更加清楚，我不由自主的向前走去，卻沒注意到腳下的地形，因為踩空而差一些跌倒。我下意識的用手去撐，導致那如同魔音穿腦般的鈴聲再次撞進我的腦海。

「嘶哈！」

穩住了身形之後我又一次摀起耳朵，又一次望向四周，依舊佈滿詭譎的濃霧，也因為強光照射，導致霧氣呈現慘絕人寰的死白。目前唯一能得知的，只有這個空間的唯一光源，來自高空中的那支手機。

我向上望去，我眯起眼睛，想要看得更清楚。手機旁，聯結著幾根發光的直線，長度非常長，足以一直延伸至遠方地面，數不清有幾根，而彷彿支撐這個世界的力量，來源於它的供給，這一切都太過於荒謬，荒謬到我連呼吸都忘了，詭異的事態使我不覺中屏息。

我凝視螢幕，依稀的能看見鬧鐘的符號，螢幕色調卻冰冷的詭異。

「滴滴滴...滴.....。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鈴聲戛然而止，也在同一時間，光線暗了一階，緊接著全數熄滅，世界頓時被黑暗壟罩。突然間的驟變令我背脊發涼，心臟也開始不規則的亂跳。

我大口喘著粗氣，將原本憋在肺中的氣壓釋放了出來，不管往任何方向望去，

都無法瞥見任何一點光亮。

「喀啦——啪——」

忽然，快速的奔跑聲從四面八方響起，我感覺有什麼物體正在快速逼近。

我下意識地開始狂奔，只是，因為無從判斷聲音來源，只好漫無目的的胡亂奔跑。更糟糕的是，因為四周一片漆黑，我甚至連走路都無法平衡，更遑論跑步。

跑不過十步，我就不慎摔在地上，然而事態相當緊迫，我拚盡全身的力氣想要爬起來繼續逃跑，卻連站都站立都成了挑戰。

不斷的絆倒、爬起、絆倒，我只能在地上狼狽爬行，眼淚早已因為恐懼流的一塌糊塗，我已無心力在意四周的狀況，只管逃跑、逃跑、逃跑.....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——」

突然之間，有一道冰冷的氣息閃過，隨之而來的是劇烈的痛楚從我胸口蔓延開來，我不自覺地慘叫出聲。

我的身體前方...仿佛被什麼金屬，殘忍暴力的撕裂開來，那疼痛，占據我腦海，我完全無法思考。

唯一始終在我腦海中停留的，只有死亡的恐懼。我爬...我不顧一切地向後爬，身上的劇痛隨著時間愈發激烈，我感覺自己的眼前越來越模糊，感覺自己快要撐不住了...。

「痾阿..」

不知有甚麼東西，壓住了我的身體，綁住了我的四肢，我想要掙扎...卻完全動不了了。

死，貌似成為了必然。

呼吸變得更加困難，感覺我的氣管被堵住了一般，臉上被甚麼東西搗住。

我大力吸氣，卻只能在原地抽搐。我再一次深呼吸。

「滴滴滴滴 - - - - -」

「...？」

這是...鬧鐘聲？

伴隨著鬧鐘聲響起，世界嘎然亮起，頭頂上的手機螢幕恢復若干分鐘前的明亮。

身體上的疼痛在一瞬間消失了。雖然對於現況毫無頭緒，我依舊站了起來，卻因為驚嚇感使我腿軟、跌坐倒地。

矗立在我眼前的，是一個薄紗狀的黑色物體，頂部有個像是頭巾般的罩子，向下連接處有個像是手臂的部分，拿著一把看似格外鋒利的手術刀，上面滿是鮮血。

在一片霧濛濛的白霧中，那黑色物體顯得格外明顯，再加上那把血跡依舊新鮮的刀，我不得不將他與不久前的受擊聯想在一起。

我好想逃跑，但我動不了。就算摸清楚是被誰攻擊，也對於降低恐懼毫無作用，反而心跳越跳越快。

然而，它像是要與我玩木頭人一樣，毫無任何移動。

我就這樣與它對視，猶如敵不動我不動的堅持。

我繃緊了思緒，要提防它的突然攻擊。我注視著他，卻發現它顏色竟然在慢慢淡去。

過不了多久，它完全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，是一本感覺跟現況毫無相干的畫冊，以及一盒彩色蠟筆，就這麼靜靜地躺在地上。

因為許久沒有任何動靜，我感覺我應該算是進入了安全狀態。

好奇心驅使我想要拿起畫本，我靜靜的、慢慢的，盡可能不發出一點聲音，爬到那本畫冊旁，並翻開了第一頁。

「畫得真爛啊。」我感嘆道。圖片中有潦草的蠟筆畫痕，雖然看得出來是在畫一個人，卻畫得相當拙劣。而該人物的胸口處，有一束紅色筆觸，估計是不小心塗到的吧。那生硬的線條和毫無透視感的構圖，簡直就跟十歲那年的我如出一轍。那一年，我滿懷期待地把我自認最完美的一幅畫交上去，換來的卻是老師毫不留情的當眾批評。

「畫這什麼東西，人物描繪毫無技巧，上色也亂來一通，你不是想要當『畫家』嗎，難道是抽象派？而且我要求你們交的是水彩畫，不是像你這種修修補

補的蠟筆著色。」

那天之後，我再也沒拿過畫筆，也許，我真的毫無天賦吧，也沒有錢。

正當我沉浸在這痛苦的回憶中時，時不時從我頭頂上傳來的鈴聲，毫無預警的停止了。

世界又再次進入黑暗。雖然有前一次的經驗，使我不至於慌了陣腳。然畢竟剛剛在世界還明亮的時候，我毫無任何受到威脅的情景，使我不自覺地推測，進入黑暗代表危險降臨。

這次，我決定待在原地，畢竟毫無目標的狂奔，沒有任何意義。

奇怪的是，我等待了許久，還是沒有任何動靜。內心不自覺地開始慶幸，能不能就這樣維持到下次鈴聲響起。失去了所有光源，使我其餘感官變得更加敏感。因為沒任何危機，我的注意力集中到我手中拿著畫本以及蠟筆。

好懷念啊，好想要學會畫畫。我隨機摸起了一隻蠟筆，雖然看不到任何畫面，慾望依舊驅使我想要感受繪圖的觸感。我舉起筆，往本子上畫了下去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——」

就在我畫下筆的那一瞬間，我感覺我胸口又有一道撕裂感。

「緊...狀況...血管...受阻！」

遠方有聲音...？

好像有誰在說話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.....？我只是想要畫畫而已啊...。

「滴滴滴滴滴滴——」

鬧鐘又響起了嗎？我的眼前，倏地從前一刻的黑暗，又進入一片朦朧的白。

我手中還是拿著那本畫冊，畫面中除了原本那一束紅色痕跡，旁邊多了一道我親手畫上去的筆跡，而我選到的，是紅色蠟筆。

難道，那本畫冊裡面的人物，就是我自己嗎，為什麼沒有意識到，那束紅，就是我身體上的傷口呢.....。我的視線愈來愈模糊。

「緊急狀況，病患傷口大量出血！」

「完蛋了...快加壓！」

聲音是聽得清楚了，然而卻聽得一頭霧水。

我想要開口詢問，聲音卻堵在嘴邊發不出來，我才又意識到我快沒氣了。

我的胸口劇烈起伏。

「開燈！需要輸血！」

「啪！」刺眼的亮光穿越我閉緊的雙目。

我猛地睜開雙眼。

最先映入眼簾的，不是天空，不是天亮，卻是兩具...不，三具圓形的，亮著強光的燈。

我視線左右游移，卻看到六個，戴著頭巾以及口罩的人。

雖然依舊無法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身體卻優先反應，開始左右掙扎。

但是，我的身體，被綁住了，綁在一個冰冰冷冷的檯面上。

「醒了？病患有意識了！」

「壓住他！別讓他亂動！」

我想要叫出聲，卻因為一陣疼痛而發不出任何聲響。

「不要再掙扎了，你的傷口大量出血！」

將我壓住的那個人對我說。

我的腦袋稍微冷靜了下來，我於是往下看，而只是看了那麼一瞬，我就後悔了。

我的胸膛一直延伸到腹部的地方，被切開了一條裂縫，雖然沒有血到處噴濺，那畫面卻異常難以接受。

我反射性的全身顫動。

視線中，從我左胸口處，連接著一個機器，而那台機器...

「滴滴滴滴滴滴 - - - - -」

正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。

這聲音，怎麼會那麼熟悉？

那個人，壓我壓得更大力了。

「再這樣下去，你會死！血壓計顯示你的血流又失控了！」

死？

這個字，像是一枚炸藥，在腦袋中炸開，連帶的是前面那些接近死亡的片段。

我死了嗎，我怎麼會在這邊？

突然湧入的資訊量過於龐大，卻又異常合理的交織在一起。

究竟在黑暗中，將我胸口硬生生撕裂的那個黑色物體是誰，還是那是手術室中聚光燈下，手術刀在我身上留下的殘酷切痕。那本畫冊連結著我的痛楚，難不成，我自己宣告了自己的死亡？

那天下著雨，我無法承受被分手的殘酷，孤零零地待在路上。

手機究竟怎麼將我吞噬；還是吞噬我的，其實是打滑，朝我撞來的那龐然大物？

「伊—」

我彷彿又聽到煞車皮以及輪胎劇烈摩擦往我逼近，在記憶中，我騰空飛起。

那支高懸在虛空、支配整個世界的發光手機，卡車龐大的車頭燈，又或是手術室的聚光燈，都異常明亮。

真的很諷刺呢，這大概，就是我此生，最多燈柱打在我身上的一次吧。

我用盡全力，再次望向胸口，其實，我買不起的顏料，我買不起的紅，就在我面前啊。

我疲憊地閉上雙眼。也好，就讓紅的璀璨，成為我人生最後的點綴。